

10113/20

漢魏六朝詩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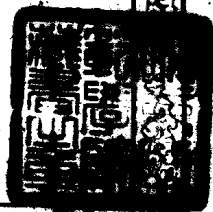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校
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第四種

余冠英選註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六一年·北京

515936



汉魏六朝诗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

书号951 字数162,000 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 $12\frac{5}{16}$ 插页2

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1年9月北京第3次印刷

印数 17801—27800

定价(4) 0.98元

前 言

從漢興到隋亡約八百年。在這一段時間裏，詩歌園地中生長了不少花果。我們想通過這個選集向讀者介紹其中重要的部分。

這裏選錄的詩約三百首，其中有幾組或幾家的詩選得比較多，從數量上可以看出這些是重點部分。在漢代詩歌裏重點部分是樂府歌辭中的民歌和無名氏的五言詩（包括『古詩』和曾經被誤認爲李陵、蘇武所作的那些別詩）。魏代的重點是曹植和阮籍的詩。西晉的重點是左思的詩。東晉的重點是陶淵明的詩。劉宋一代以鮑照的詩爲重點。南齊以謝朓的詩爲重點。南北朝的樂府民歌各爲重點之一。庾信的詩也是一個重點。從這些重點部分可以看出樂府民歌在漢魏六朝詩裏佔了不小的分量。

這個選集分爲四卷：漢詩一卷，魏、晉詩一卷，宋、齊詩一卷，梁、陳、北朝、隋詩合爲一卷。

上面所舉的例子都是敘事詩。徐禎卿『談藝錄』云：『樂府往往敘事，故與詩殊。』以敘事爲主確實是漢樂府民歌最顯著的特色。『詩經·國風』裏沒有敘事詩，南朝樂府民歌裏也沒有敘事詩，北朝樂府民歌裏只有一首『木蘭詩』，而漢代敘事樂府在十五篇以上。本書所選還有『孤兒行』、『豔歌行』、『孔雀東南飛』、『上山採蘼蕪』等篇，這些詩或寫生活中小小的片段，或敘有頭有尾的故事，反映社會上大大小小的矛盾。漢樂府因爲多敘事，篇幅一般也比較長，像『孔雀東南飛』那樣一千七百多字的長篇，代表漢樂府敘事詩發展的頂峯，在文學史上是非常突出的。

漢樂府裏的民歌正與『詩經·國風』和南北朝樂府裏的民歌相似，不乏表現男女愛情的作品，但是在漢樂府裏却有幾篇因爲特別慷慨、強烈，給人不同的印象。例如『上邪』篇，一氣連舉五件事來發誓，說明除非天地合併、世界毀滅，愛情不會終止。這和『詩經·柏舟』的『之死矢靡它』和『吳聲歌曲·歡聞變歌』的『沒命成灰土，終不罷相憐』本是同樣的感情，但這裏却寫得如此的奔放。又如『有所思』寫相思變態，那樣激動，『公無渡河』寫悲歌長號，那樣地如聞其聲，都是淋漓盡致，給人最強烈的感動。

的抒情短歌，表現新鮮的風格。這兩首都是楚歌體，楚歌原是楚地的民間形式。我們以「垓下歌」和「大風歌」填充這一段空白，可以表示漢初詩歌和楚文學的銜接。

從漢武帝立樂府，採詩合樂以後，許多閭巷歌謠被記錄，集中，因而流傳。儘管這些民歌不免在記錄和配樂的時候被統治階級所改動，它們的「感於哀樂，緣事而發」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勞動人民的粗獷氣息終不能掩。

這些詩真實地直接描寫了下層人民的悲苦生活。例如「婦病行」寫一個窮人，妻死兒幼，向人乞討；「十五從軍征」寫一個老兵，從十五歲服役直到八十歲，臨了却無家可歸。只有生活在這些受難者之間的人，才會以那樣同情的精神歌唱這些故事。

這些詩也反映了人民對於這種生活的不滿和反抗，例如「東門行」寫一個貧民因為無衣無食鋌而走險，「戰城南」和「東光」寫軍士對於戰爭的詛咒，都有鮮明的鬥爭性。

這些詩也描寫了上層社會的生活，用人民的眼光來作批評。例如「陌上桑」暴露了使君的醜惡和愚蠢，讚美了羅敷的堅貞。「隴西行」稱揚了一個獨力支持門戶的「健婦」。其中的愛憎褒貶，顯然和統治階級文人所持的標準有別。

人模仿樂府民歌而作，其中有許多是入樂的歌辭。〔一〕

關於『古詩』的作者，在齊、梁時代曾有一些傳聞臆測之詞，『文心雕龍·明詩』：『古詩佳麗，或稱枚叔。其「孤竹」一篇，則傅毅之詞。』『詩品』上：『「去者日以踈」四十五首，……舊疑是建安中曹、王所製。』其實『古詩』不可能產生於枚乘時代，鍾嶸就有『王、揚、枚、馬，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』之說（見『詩品』上），西漢除少數五言歌謠之外並無五言詩，所有傳為西漢之作的五言詩實際都是東漢作品，這些經近人考訂，已有定說，不需要詳細說明了。『古詩』也不可能產生於傅毅時代。傅毅與班固同時，班固有『詠史』五言詩一首，鍾嶸評為『質木無文』（『詩品序』），其時文人才開始試作五言詩，還不可能有『冉冉孤生竹』這樣的成熟之作。如果傅毅曾作五言詩，鍾氏『詩品』竟不提一字，也是不可能的。

〔一〕『古詩』的『青青陵上柏』、『迢迢牽牛星』、『蘭若生春陽』、『上山採蘼蕪』等篇唐宋人引用時稱為『古樂府』。其餘又有詩句像歌人口吻或體制上帶有樂府歌辭的特色，都表明它們曾經入樂。說詳『樂府詩選』的『前言』中。

不僅寫男女之情是這樣，像『古歌』寫旅客的哀愁，『蒿里』寫死生的傷感，前者氣象慘急，後者簡直高亢，都是噴湧而出，不加含蓄的。在漢代的樂府民歌裏此類例子也見特色。

比興的運用在漢樂府民歌裏有所推廣。『豫章行』和『南山石鬼鬼』通篇用樹木喻人，『枯魚過河泣』、『烏生』和『豔歌何嘗行』通篇將魚鳥擬人，都顯出活潑的想像力，使讀者感到『奇趣』。在『詩經·國風』裏只有『鴟梟』一篇可比。

今天還存在的漢樂府民歌並不多，但內容却異常豐富，人民性和藝術特色又極鮮明，不但本身是文學寶庫裏燦爛的珠玉，而且給作家無窮的啓發，引起熱烈的模仿，影響了詩歌發展的道路。

漢樂府民歌原來句式沒有一定，漢初的『薤露』、『蒿里』兩歌和武帝宣帝時代的『饒歌』都是雜言。後來却趨向整齊的五言詩體。文人仿作樂府，興趣偏於五言，到了漢末便形成五言詩特別繁榮的氣象。

漢末的許多五言詩，因為作者的姓名不可考，從晉代以來就被稱爲『古詩』。其中有十九首被蕭統收入『文選』，代表當時五言詩最高的成就。這些『古詩』大多數是文

建安時代的作品也並非絕對不可能。『古詩』中既有許多曾經入樂的歌辭。它們在傳唱中也許屢經潤飾。鄭振鐸先生懷疑『十九首』到建安曹、王之時才潤飾到如此完好（『插圖本文學史』），這也是可能的。

『古詩』的作者既然姓名不彰，何以見得其中大多數是出於文人之手，而不是出於民間呢？這是從『古詩』內容可以看出來的，像『驅車策駑馬，遊戲宛與洛』、『思君令人老，軒車來何遲』、『昔我同門友，高舉振六翮』等等，所反映的生活都不是下層人民的生活。又如『盛衰各有時，立身苦不早』、『不如飲美酒，被服執與素』、『何不策高足，先據要路津』、『委身玉盤中，歷年冀見食』、『人儻欲我知，因君爲羽翼』等等，所反映的思想都不是下層人民的思想。其次，從詩的語言也可以判定。像『晨風懷苦心，蟋蟀傷局促』，用『詩經』中的篇名，『道路阻且長』用『詩經』中的成語，『棄我如遺跡』用『國語』中的詞彙，這類的例子很多，表明『古詩』中有許多知識分子語言。此外，『涉江採芙蓉』篇用『楚辭』的意境，也見出是文人之作。

『古詩』中雜有少數民歌。這也是從內容和語言可以辨別的。像『十五從軍征』和『上山採蘼蕪』所反映的生活都屬下層，語言風格具有民歌的特徵，和樂府中的『街陌

如果說『古詩』產生於曹植、王粲的時代，也有很多疑問。因為『古詩』『青青陵上柏』所描寫的洛陽情況還是第宅羅列，冠蓋往來。另一首與洛陽有關的『古詩』『驅車上東門』也並未反映洛陽的殘破。到曹、王時代，洛陽早經過董卓的焚燒，已變成『垣牆皆頓擗，荆棘上參天』了（見曹植『送應氏詩』）。此其一。『世說新語·文學』篇記載王恭稱『所遇無故物，焉得不速老』〔一〕為『古詩』佳句。王恭是晉代人，晉代人對於魏代的詩不應該不知道作者而稱為『古詩』。如果屬於曹、王等名家，更不應該不知道。此其二。曹植詩曾受到『古詩』的一些影響，例如『怨詩行』、『浮萍篇』、『遊仙』和『門有萬里客行』等篇都有用『古詩』或仿『古詩』詞句的地方。顯然『古詩』應在前。此其三。由於上述理由，我們相信近代一般文學史研究者的看法，『古詩』應是東漢桓帝、靈帝時代的產品。不過這也是大概的說法，『古詩』各篇的風格雖然大致相近，終究不是一人一時之作，很難說其中沒有少數詩篇略早略晚於桓、靈之世。尤其是建安時代，緊相銜接，現存的建安詩和『古詩』相似的也不少，『古詩』中雜有少數

〔一〕這兩句屬於『古詩十九首』中的『迴車駕言邁』篇。

野』〔一〕，或『清和平遠』〔二〕。『古詩』的語言雖然帶文人詩的色彩却不失爲生動自然，和樂府民歌相去不甚遠，所以給讀者的印象是『若秀才對朋友說家常話』〔三〕。

過去稱爲蘇、李贈答的那些五言詩同樣具有上述的風格特徵。所以王士禎『漁洋詩話』說：『『河梁』之作與『十九首』同一風味。』鍾嶸『詩品』提到『古詩』的篇數有五十九首，〔四〕現存的『古詩』却不足此數，很可能因爲被人附會，加上作者名字而劃到古詩以外去了。所謂枚乘『雜詩』、蘇、李，贈答都是這樣來的，枚乘的『雜詩』本是『古詩』，比較容易辨明，因爲有『文選』作證。蘇、李贈答既與『十九首』相類，我們也不妨這樣揣測。本書將過去題爲蘇武、李陵作的五言詩改題爲『別詩』（因其內容都寫離別），列在『古詩』之後，表示它們屬於相同的時代，同是建安詩的前驅。

〔一〕 見『文心雕龍·明詩篇』。

〔二〕 沈德潛語，見『古詩源』。

〔三〕 謝榛語，見『四溟詩話』。

〔四〕 『詩品』上：『陸機所擬十四首，文溫以麗，意悲而遠，驚心動魄，可謂一字千金。其外『去者日以疎』四十五首，雖多哀怨，頗爲總雜……』

謠謳』沒有分別，斷非文人所能模仿。這類詩，本書雖從一般選本慣例，列在古詩，註中已說明它們和一般古詩的區別。上文已經將它們作為樂府民歌的例子來舉述了。

『古詩』的大多數雖是文人之作，但因為它們是模仿樂府民歌的，題材並沒有超出樂府民歌中最普遍的相思、離別、客愁和一般的人生慨歎等等。『古詩』也常常套用樂府民歌的句子，如『相去日已遠，衣帶日已緩』、『浮雲蔽白日』、『棄捐勿復道』、『客從遠方來』等等。有些『古詩』可能是根據民歌加工改寫的，痕迹顯明者如『生年不滿百』篇，將原係雜言的樂府民歌『西門行』改為五言。正如『玉臺新詠』所載的『飛鵲行』把雜言的『豔歌何嘗行』改為五言。模仿與加工改寫就是民歌過渡到文人製作的一般過程。

古詩作者專仿樂府民歌中的抒情之作，而表現方法却傾向於委曲含蓄，婉而多風。其中遊子他鄉和失志彷徨之詞表現作者處於衰亂之世的苦悶，哀怨雖深却只是『平平說出，曲曲說出』〔一〕，至於模擬思婦之詞更是如此。後代評論者往往稱贊它們『直而不

〔一〕 朱自清語，見『朱自清文集』四。

特徵的正是這『慷慨任氣』，而『古詩』的風格，如果同樣用『文心雕龍·明詩篇』的話來說明，就是『悵悵切情』。

建安詩的慷慨有兩種主要的內容：一是對於亂離中人民疾苦的悲憫之心；一是要求澄清天下，建功立業的熱情壯志。前者在那些具體敘寫喪亂的詩中表現得最明白，如曹操的『薤露行』、『蒿里行』，王粲的『七哀』都是。後者表現於那些憂時與自述的詩句。例如曹操『秋胡行』道：『不戚年往，憂時不治。』『步出夏門行』道：『烈士暮年，壯心不已。』曹植『蝦鉏篇』道：『高念翼皇家，遠懷柔九州。撫劍而雷音，猛氣縱橫浮。汎泊徒嗷嗷，誰知壯士憂！』『薤露行』道：『人居一世間，忽若風吹塵……懷此王佐才，慷慨獨不羣。』這些慨慷之音，不但反映了社會的喪亂，也反映了這個時代文人的積極精神。用曹植的話說，正是所謂『烈士悲心』（『雜詩』），和『古詩十九首』中的那些哀怨顯然是不同了。建安時代社會大動亂尚未平定，和還處在暴風雨前夕的桓、靈之世不同。建安作家是半生戎馬或備歷憂患，能深深體會時代苦難的知識分子，和僅僅因為處在衰世而彷徨苦悶或因漂泊失意而憂傷慨歎的『古詩』作者也不同。因此反映在他們作品裏的情調，有上述的差異，是不難理解的。

魏、晉兩代共約二百年，這時期是五言詩發展的重要階段，是文人五言詩優良傳統構成的關鍵時期。

緊接着『古詩』時代的是建安時代。建安文學以曹氏父子為中心，其他重要作家都是曹氏的僚屬。『七子』中除孔融和阮瑀之外都活到公元二一六年曹操立為魏王以後。曹操本人既算作魏代詩人，其餘作者自當放在魏代敘述。

建安詩人寫作了許多樂府歌辭，從民歌吸取營養，五言的抒情詩是他們的作品中的主要部分。其中有些和『古詩』很相近，例如曹丕的『漫漫秋夜長』、『西北有浮雲』，曹植的『明月照高樓』、『浮萍寄清水』等篇都和『十九首』相似。不過總的說來，這兩個時代的詩歌風格是不同的。

關於建安詩歌，『文心雕龍』總括地說明道：『文帝、陳思、……王、徐、應、劉……慷慨以任氣，磊落以使才』（『明詩篇』），又道：『觀其時文，雅好慷慨，良由世積亂離，風衰俗怨，並志深而筆長，故梗概而多氣也。』（『時序篇』）作為建安詩風格

詩』到曹植：再進一步到阮籍筆下：文人化的程度加深了。『楚辭』的影響也更加濃重了。

阮籍的『詠懷詩』八十五首（其中八十二首是五言詩）離開了樂府民歌和『古詩』的遊子、思婦等普遍的內容，集中地寫他的嗟生、憂時、憤世、疾俗的思想感情。他的詩第一顯著特點就是隱晦難懂。顏延之說他『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，百世而下難以情測。』（『詠懷詩註』）他處在曹氏和司馬氏爭奪政權的夾縫中，對曹魏的腐敗和司馬懿父子的暴橫都不能不憎恨，憎恨使他不能沉默，但又不能明白痛快地傾吐。於是『隱避』便成爲不得不用的手法。他『本有濟世志』（『晉書』本傳），但在那樣政治窒息的時代，他却不得不力求韜晦，甚至避世。這一種矛盾產生苦悶，却只能用詩來發洩。他的苦悶太深沉了，發爲文章不免『反覆零亂』，這也會產生隱晦難懂的结果。沈德潛說：『遭阮公之時自應有阮公之詩』（『說詩晬語』），讀阮詩應該注意到作者的憂患背景。

畏禍避世是作者思想中的消極部分，文字隱晦也不能不說是藝術上的缺點，雖然在作者是不得已，我們却不能肯定這些方面。阮詩動人之處當然也不在這些方面。

曹植由於政治上受壓抑的特殊遭遇，要求表現才能，要求從「圈牢」中解放和要求傳名後世的心特別迫切。因此產生一些求自試的詩，歌頌遊俠的詩，或藉遊仙、詠史、贈別及寓言表示苦悶、發抒抑鬱的詩。這些詩也往往帶着強烈的感情，表現鮮明的個性。

建安詩比較「古詩」題材更豐富，境界較闊大，這些是顯而易見的。在曹植的詩中有了詩人自己的「我」，有了更華茂的詞采，這都是作家詩的特色。不過在曹植的筆下依然保存着閭里歌謠剛健清新、明白誠懇的本色，不致因為運用「雅詞」而致柔弱，或喪失自然。曹植也有些五言詩和「古詩」相近，上文已經舉例了。他的贈別詩和所謂蘇、李詩也有很相似的，「贈應氏」第二首尤為顯然。語言風格的自然正是這些詩的共同特色，它們所屬的時代本來相去不遠啊。

鍾嶸『詩品』認為「古詩」和曹植的詩都「出於國風」，如果這話的意思是說它們導源於民歌，却是不錯的，它們都和漢樂府民歌有密切的關係。不過它們也都受到「楚辭」的影響。除開詞語的沿用不論，「古詩」裏那些「矢志」之作（如『明月皎夜光』等）就通向「楚辭」，其獨語、歎喟的情調近於「九辯」。曹詩中的「盤石篇」和遊仙諸作命意都像「遠遊」。其餘憂讒畏譏、牢騷哀怨之作也通向「楚辭」。五言詩從「古

『詠史』八首是左思的代表作，這八首詩藉歌詠古人古事抒寫作者自己的懷抱，同時批評了當時的社會。當時門閥制度已漸形成，仕進的道路被世家大族所壟斷，出身寒微的人不得不屈居下位。『詠史』詩正反映了這種高門與寒門之間的矛盾。『詠史』雖祇八首，却清楚地說明了作者由希企用世到決心歸隱的思想變化過程。他抱着『鉛刀一割』的雄心和攀龍附鳳的幻想移家洛陽。現實的教育漸漸使他對環境有了清醒的認識，破滅了他的幻想。當他明白了『世胄躡高位，英俊沉下僚』是牢不可破的陳規之後，他的不平和反抗情緒激發起來了。於是決心退出『攀龍客』之羣。『被褐出闔閭，高步追許由。振衣千仞岡，濯足萬里流』就是作者向統治勢力宣告決裂的宣言。詩中並沒有一般失意者歎老嗟卑的言語，却把高度的蔑視投向那些權貴，唱出：『高眇邈四海，豪右何足陳。貴者雖自貴，視之若埃塵，賤者雖自賤，重之若千鈞。』

豪邁高亢的情調和勁挺矯健的筆調是左思『詠史』詩的特色，這也就是鍾嶸所說的『左思風力』〔一〕。這個『左思風力』和『建安風骨』正是一脈相承的。

〔一〕『詩品』中陶潛詩條：『其源出於應璩，又協左思風力。』